



# 吾随物性，以手摹心 《瓦猫》聚焦“手艺人”

好好活着  
——读《大瓦山》有感  
□何卡林

□□

作为葛亮长篇小说《北鸢》中埋藏的命运伏笔，“风筝”这一线索贯穿全书，从而引出了一位风筝艺人——师傅。其三世薪传，皆为一句承诺。由此他也开始有意将笔触衍伸“匠人”故事。数年后，这颗种子悄然生长、枝叶丰茂，结成一部叫《瓦猫》的果实之书。2021年3月4日，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瓦猫》是事关手艺的一本小小说集。收入的三篇小说虽然都描写的是匠人匠心，但各有侧重。《书匠》是中西古籍修复之异同，讲究的是“不遇良工，宁存故物”；《飞发》是传承变与不变之争，持守与创新；《瓦猫》更涉及匠人的根本——吾随物性，以手摹心。

全书涉及古籍修复师、理发师以及陶艺师三个传统匠种，空间跨越三城三地，由南京、香港到昆明，从江南、岭南再至西南，时间跨度则从当代溯至西南联大时期。以“匠人”为故事之引，葛亮寻找的仍是人的尊严、执着与信仰，时代开阖变迁之际，人的遭遇与变革，是为匠传。“匠人精神”是这些年不断引起各界热议的话题，并逐步由专业领域进入日常生活，甚而成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诠释文化传统的一个切口。《瓦猫》，也是对这一话题非常及时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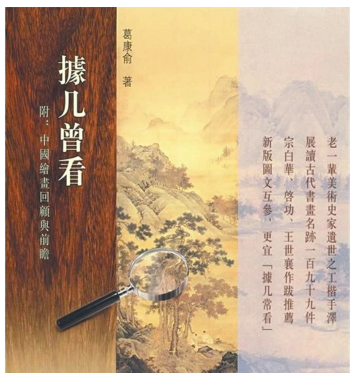


葛亮

2016年10月，作家葛亮长篇小说《北鸢》出版，好评甚多，曾入选2016年“中国好书”文学类第一名、《亚洲周刊》全球华文十大小说、豆瓣年度中国文学第一名、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2016年《人民日报》推荐30本书等多个榜单和奖项。



《瓦猫》



《据几曾看》书影。

## 写作缘于参与祖父手稿救护

葛亮的祖父葛康俞是著名的艺术史学家，其抗战期间在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区）凭借记忆完成的专著《据几曾看》，至今仍被中国古代书画研究者奉为主臬。因为手稿受损，葛亮参与《据几曾看》手稿救护工作时，偶然接触了“古籍修复师”这个行当，并亲身体会了一本书被完整修复的全过程。其中每一处细节都不可预知，每一处工作都具体而微。艰辛所在，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却不一定能完成，只有经验老到的师傅才能攻克。这一经历感染了葛亮，启发他写下“匠人系列”首篇《书匠》。在此后数年，葛亮深入寻访各地工匠，接连完成《飞发》和《瓦猫》等作品。

关于匠人的论述，古已有之。先秦时期手工艺专著《考工记》中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道出了匠人的根本是持守，讲究的是师承。在参与祖父著作的救护工作中，葛亮对“匠人精神”有了新的理解。他说：“我所接触到的他们，会有一种和体态无关的年轻。在神态上，便是发自内心的好奇。在一些和现代科学分庭抗礼的立场上，他们需要通过老法子解决新问题，从而探索大巧若拙的手段和方式。这其实是带有某种对传统任性的呵护与捍卫。如我写《书匠》中的老董，不借助仪器，以不断试错的方式，将清雍正年间的官刻本复制出来。”

## 既古典又现代的抒情美学

作为本书破题之作，小说《瓦猫》的主线为西南联大青年学生宁怀远与瓦猫手艺人荣瑞红之间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在难以分辨情与理之时，是瓦猫带荣瑞红走出黑暗的屋子；在困苦的岁月里，瓦猫又是撑起家庭的生活之本。

这个小说的原型空间为西南古镇龙泉。上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龙泉镇既是陶艺匠人制作民间“神兽”瓦猫的世代传承地，亦是抗战背景下西南联大多位著名学者的聚居、并复建清华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重要研究院所的地点。为恰如其分地重构这一文学时空，葛亮作了大量详实的考察。通过这篇小说，读者既可领略一多、冯友兰、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等杰出人物的日常风度与性格魅力，亦可感受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人文传统的轴线上，匠人精神与精英文化理念、爱国情怀之间的相濡以沫。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葛亮曾被评论家称为“新古典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瓦猫》一书延续葛亮的抒情美学，语言清雅冲淡，叙事温润平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评论家黄子平曾说：“葛亮创造了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文学叙事语言，既典重温雅又细致入微，写市井风情错落有致，写时代风云开阖有度，成就了这位‘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独树一帜的抒情美学。”

葛亮“匠人系列”小说在杂志刊发后，在文学圈很受关注。上了“收获文学榜”“十月小说榜”等文学榜单，并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其中《书匠》更入选2020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阅读题。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好好活着。”是救命恩人周老大叮嘱艾祖国的一句话。这四个字，支撑着艾祖国走过人生之路。夜静人深时，读长篇小说《大瓦山》，在与智者的交流中，被精彩的情节所吸引，感到极大的震撼。

书中讲述大瓦山下一个小村落，从奴隶制社会到新彝乡时代，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气势磅礴，厚重深邃。小说主人公艾祖国，是一个跟随老师进入大瓦山科考的清华大学生。艾祖国九死一生，伤痕累累，逃进大瓦山，在荒凉的大山上以打猎、开荒种地求生，伐木建房躲避严寒，还在大瓦山陡峭的山崖上凿成爱情天梯。命运对艾祖国太残酷，但他却坚强地忍受着，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生命赋予的责任，由一个文弱书生转变成为一个硬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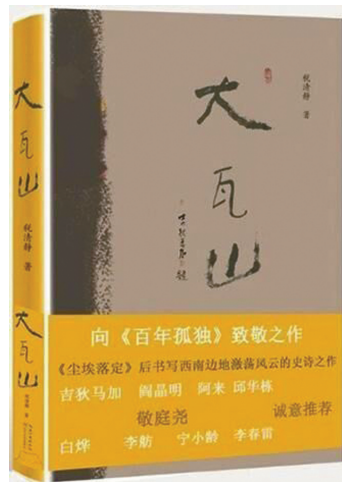
作家税清静用平实的笔调，将血与泪、情与恨、苦与乐、爱与诚交织成一个感人的故事，一次次将读者对可能存在的美好幻想打破。也许，正是要不断见证离别，见证苦难，才能看到生命的厚重与沉痛，体会到平静背后的苍凉，思索出活着的意义。

残酷的现实磨炼了艾祖国的意志，激发了他灵魂深处巨大的生命能量，练就了强大的心脏。要问这力量从何而来？来自救命恩人周老大和俄着阿姨“再苦再难，也一定要活下去”的忠告；来自老支书牛巴马日临“死”前，要他“代其照顾好妻子阿卓和女儿”这一嘱托；更来自他与纯真少女牛巴日丽的爱。他们的真爱，充满生命的力量、人性的光芒，感天动地。谁说“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经历血与火历练的这对情人，做到了。

作家用独特的视角，穿插诙谐幽默的方言，对浓郁的彝家风情和地域文化进行了精彩描绘：从彝族来历、民族习性、生活习惯，到过年、婚俗、葬礼、衣着、佩饰，还有传说、民谣、谚语等一应俱全，可谓情景交融，熠熠生辉，全然是—部彝族的百科全书。

我不知道，人的一生究竟要经历多少苦难，才能真正做到去留无意？要经过多少悲欢离合，才能做到波澜不惊？要承受多少坎坷和挫折，才能道上一声岁月静好？在读《大瓦山》后，似乎都有了答案。“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我们无论穿越过多么汹涌的人潮，经历过多少起起落落、恩恩怨怨，但只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顽强地活着，一切就有希望。

《大瓦山》是一部书写西南彝区激荡风云的史诗。税清静是温和的，他以一颗悲悯的心，让艾祖国受尽人间苦难后，又给予他一个儿孙满堂的家，并牵着牛巴日丽的手，从爱情天梯走出大瓦山，融入欣欣向荣的社会中。大时代铸定大命运，有命才有家，有家才有人，有人就有希望。



《大瓦山》